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九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徵聘

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說者以為節行超逸之民隱居未仕則舉用之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是以孑孑干旄歌於國風翹翹車乘形於載籍聘名士禮賢者著於時訓王天下者舉而行之以蒲裹輪取其安也以

玉為幣優其數也若乃徵而不至至而不屈屈而不事事雖出處語默軌迹不同然其激清鎮躁矯世勵俗亦可以為教化之助也

殷湯初為諸侯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九主者法君專君授君等君寄君勞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也湯舉任以國政

漢高祖時有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

而名之不至

武帝自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蒲輪以蒲裹輪道死在道病死復以賢良徵故清河太傅轅固諸儒多嫉毁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

建元元年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初王臧趙綰俱受詩申公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就成也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加駟迎申公弟子二人

秉軺傳從公至已八十餘對帝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黙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昭帝時涿郡韓福等五人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鄉里行道舍傳舍（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食肉從者及馬（道次給與酒肉并飲食其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

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王吉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授諫議大夫又徵翼奉待詔宦者署奉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

哀帝時瑯邪邴漢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又龔勝爲諫議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切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帝曰大夫乘私車来邪勝曰唯唯唯唯恭應之詞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議大夫甯壽稱疾不至

後漢光武建武中徵郭憲為博士憲自王莽簒位逃於東海之濵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故有是拜
逢萌隱瑯琊勞山養志修道託以耄耋迷路東西連徵不起
嚴光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髙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

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

王霸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

索盧放東郡人也索盧姓也建武六年徵為雒陽令政有能名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

周黨廣武人也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澠池復被徵不得已乃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

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毁黨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

譚賢廣武人也建武中徵不到

殷謨鴈門人也建武中徵不到

殤帝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隐士特徵李充為博士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汝南周燮南陽馮良皆不起詔二
郡賜歲以羊酒養病
建光元年復詔徵樊英及同郡孔喬李郃北海郎宗陳
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雒陽英等四人
並不至
郎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
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
車徵策文曰郎宗李郃孔喬等前比徵命未嘗降意恐

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加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

王輔平陸人學公羊傳援神契舉有道拜郎中陳災異有驗拜議郎以病遜位安帝公車徵不行

順帝永建二年徵楊厚初厚為中郎免歸不應徵辟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有詔

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累拜侍中後固稱病求退
帝許之賜車馬錢帛
黄瓊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
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
以禮慰遣遂不得已至即拜議郎
法真扶風郿人也恬静寡欲不交人間事順帝西廵虚
心欲致前後四徵終不降屈
張楷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初司隷舉茂才除長陵令

不至官後順帝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桓帝建和三年下詔以安車備禮聘楷楷以篤病不行

桓帝時韋著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採藥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勸著

遂不就徵

韓康字伯休桓帝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逃遯

靈帝中平五年以博士徵申屠蟠荀爽鄭玄韓融陳紀

襄楷等十四人並不至

魏文帝徵管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耇德不降則鳴鳥不聞以秦穆之

賢猶思詢乎黄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於子大夫哉令以寧為光祿勲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

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褥
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
無伍禄運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
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
篤痾寢疾彌留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
自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
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褥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
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

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罡復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禄勲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槩梲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皷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

路以塞元青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思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黄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羊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病尫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母喪不識形象嘗特

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俗流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又詔徵為議郎尋召補著作郎司隷校尉皆不就四年詔以朱冲為博士冲稱疾不應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

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其以冲為太子右庶子冲聞徵書至趣逃入深山是時劉兆三徵博士徐苗再徵博士皆不就

太康初平陳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偽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

惠帝元康元年以束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

永康初博求清節儁異之士臨海太守仇馥薦郡人任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辭疾不行

懷帝永嘉初以公車徵杜夷虞喜為博士皆不就

愍帝建興二年徵張茂為侍中以父母老固辭

元帝初鎮江東聞任旭名召為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

導尋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名未行會有王敦之難遂寢明帝即位徵任旭拜給事中旭稱疾篤不到太寧三年復下詔備禮徵旭及會稽虞喜並爲博士

成帝咸和八年以束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不起

咸康元年詔書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

難染而披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
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是歲以束帛徵處士郭翻又以侍
中徵阮裕以博士徵韓績皆不起
劉毓字長魚高密人邴郁字弘文城陽人也並有盛名
咸康中帝博求異行之士毓郁並依韓績及翟湯等例
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病毓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
拜
康帝建元元年復以散騎常侍徵翟湯湯固辭老病不

至又以束帛徵會稽虞喜
海西公太和中以安車再徵陸沅為通直散騎侍郎散
騎常侍皆不行
孝武太元十二年束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詔曰夫哲
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詠丘園旅束帛
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
已貞鮮學宏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
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為散騎常侍領國

子博士吉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稱側席之望逵辭病不就後又徵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復不至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内史王珣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會稽内史謝玄慮逵遠遯不返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絶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病時或失調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

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絶其名命奏疏帝許之

翟法賜湯之曾孫也孝武以散騎侍郎徵亦不至

龔元嘉玄之弟子也亦有德操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

騎侍郎給事累徵不起

安帝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戴勃勃不起勃逵子也

後魏太武徵天下才儁趙郡李虚為中書博士又徵河

間邢潁范陽盧元渤海髙克等潁以才學知名拜中書

侍郎

後周高祖保定中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國徵都官尚書沈重仍致書曰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繇莫不趣大順之遥途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緗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疎義隨俗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縱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修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恭惟寶圖常思復禮

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協於移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懍士則卞寶復潤於荆隂隋焰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培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參治本令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

形聲而去影響猶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又勑襄州
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塗供給務從優厚重至京師
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天和中復於紫極殿講三
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氣
洽樞機明辨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為皇太子講論在館
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曰開府漢
南杞梓每軫虛襟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束帛聘申蒲

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歎而楚之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請重固請乃許焉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

梁明帝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

建德中詔所司以安車駟馬徵亡齊國子博士熊安令隨駕入朝并勅所在供給至京勅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

隋文帝開皇五年四月詔徵山東馬榮伯等六儒

煬帝大業中詔徐儀為學士儀陵之子少聰警仕陳為尚書殿中郎尋兼東宮學士陳亡隱於錢塘之赭山至是召之

唐太宗時杜如晦弟楚客隱居嵩山貞觀四年召拜給事中太宗謂曰聞卿山居日久志意甚高自非宰相之任則不能出何有是理邪夫涉遠者必自邇升高者必自下但在官為衆所稱無慮官之不大爾兄雖與我體異其心猶一於我國家非無大功為憶爾兄意欲見爾

宜識朕意繼爾兄忠義也

高宗顯慶四年徵孫思邈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炤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

咸亨中徵虎丘山隱士史德義赴雒陽尋稱疾而歸

田遊巖者雍州三原人也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遇山林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與妻子並有方外志與遊巖同遊山水三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

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高祖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遊巖山服出拜帝令左右扶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巖曰臣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曰漢高祖欲廢嫡立庶黄綺方來豈如陛下崇重隐淪親問巖穴帝甚懽因將遊巖就行宫並家口給傳乘赴都授崇文館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仁軌談論及營奉天宫遊巖舊宅先在宫側特令不毁仍親書題額

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

中宗神龍元年以安車備禮徵嵩山武攸緒又降書曰

朕聞大隱忘情不去朝市至人無迹何所滯礙王高標

峻尚雅操孤貞有咸一之用宏體二之德學究深遠理

詣精微草芥貂蟬錙銖纓紱蔭松山而辭竹苑去朱邸

而就青溪逍遥林壑傲睨箕潁有年歲矣朕虔膺聖鑑

重闡皇基保乂家邦輯寧區宇求賢採彥俯谷窺山王

之所居接近嵩岳長望高烈思滿風煙將令駐蹕喬巖

追尋大隗鳴鑾崆峒詢訪廣成機務殷繁有懷莫遂今遣國子監司業杜慎盈以禮命徵辟掃夔龍之第虛稷契之筵神化丹青朕之志也豈以黃屋之貴而傾彼白雲之心通變之宜希從降志延佇閶闔若在汾陽武攸緒武太后之從弟也為揚州都督府長史聖歷中棄官隱於嵩山至是召至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於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惟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

之

王友貞長安中為長水令罷歸田里中宗在春宮乃召為司議郎不就神龍初又作太子中書舍人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及至固以疾辭詔曰敦夷齊之行可以激貪賞顔閔之道用能勸俗新除太子中書舍人王友貞德義淵藪人倫茂異學愛始於事親忠信表於行已富在文史廉於財貨久歷官位累聞課績有古人之風保君子之德及抗志塵外棲情物表深歸解脫之門誓守薰

修之誠頃加徵命作護儲闈固在辭榮陳情懇至朕方
榮奬廉退懲静澆浮雖思廊廟之賢豈違山林之願宜
加優禮仍遂雅懷以太子中書舍人員外置給全禄以
畢其身任其在家修道仍令所在州縣存問四時送禄
至其住所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皇太子表請備禮辟隠士前太
子中書舍人王友貞以致孝故也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詔通事舍人禮徵處士范陽盧伯

瑗一名浩然瑗善書畫屬文不婚娶寡嗜慾隱於嵩高有終焉之志及使至稱疾不就徵所賜束帛亦辭不受

開元四年八月詔益州山人勾洪禮陳元德在峨嵋山宜令長史韋抗詔名以禮發遣令內品官李思遠領赴京

六年三月徵嵩山逸人盧鴻至詔曰嵩山隱士盧鴻應辟而至訪之政道有會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與五品官授諫議大夫丙辰鴻以疾辭位優詔放還曰

昔在帝堯全許由之節緬惟大禹遂伯成之高則知天
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遯之時義大矣哉嵩山盧
鴻抗節幽遠凝情篆素隐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高卧林壑多歷年載傳不云乎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
是乃飛書巖穴備禮徵聘方佇獻替式宏政理而矯然
不羣確乎難拔退已以鎮其操洗心以激其節固辭榮
寵將厚風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固俻廒躬會稽嚴陵
未可名屈太原王霸終以疾歸其以諫議大夫放還山

林歲給米百石絹五十疋充其藥物仍令州縣送至隱

所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狀聞

十三年以安車徵徂徠山逸人王希夷赴都希夷徐州

滕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以牧庸供葬畢隱於

嵩山之陰後又隱于徂徠山車駕東廵勑州縣召以敦

禮及至都時年已九十六矣帝令中書令張說訪以道

義使中官扶入宫中與語大悅深所禮重以年老道高

不可屈以職事乃下制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絶學棄知

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屬封巒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玆嘉名雖紆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爵以尊年俾高全於尚齒可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聽致仕還山每歲春秋州縣致束帛酒肉仍賜衣一副及帛百疋

十四年勅曰前刑部員外郎嵩陽觀道士崔泌門承貴仕志慕玄宗頃辭簪紱之榮遂託囂塵之外棲遲隱釣獨往忘歸雖高尚之風雅正於浮俗而旌賁之道申寵

於幽人宜迴紫洞之遊俾在青宮之列可太子洗馬

天寶四載五月引諸州高蹈不仕舉人見詔曰君子之
道所以正心志全貞吉也逸人之學所以勵天下激浮
躁也朕每崇先訓以道化人思致棲貞之士用光咸在
之列是以頻降束帛巢空巖藪虛懷式竚明發不忘卿
等秉應辟命遠致城闕周文多士既叶於旁求虞舜疇
咨亦在於僉議爰命臺省詢於道業或善行無跡名實
難窺或大器晚成春秋尚富津涯未測輪桷何施事且

隔於行藏道以分於出處其馬曽嘗廣心賀蘭廸等三人宜待後處分崔從一王允貽韓宣胡祭趙玄奬等五人年鬢既高稍宜優異宜各賜緑衣一副物二十段餘並賜十段不奪隱淪之志以成高尚之美並宜坐食訖如去仍依前給公乘還郡數日增曽為左拾遺廣心廸並為金吾衛兵曹

肅宗乾元三年二月徵太白山人祝素琚拜諫議大夫

德宗即位初以孔述睿為諫議大夫加金章朱紱令河

南尹趙惠伯齎詔書玄纁束帛以禮聘述睿既至名對於别殿特賜第宅給以廐馬為皇太子侍讀旬日累表固辭乞還山詔報之曰卿懷伊摯佐時之道有嚴成嘉遁之風養素丘園屢辭命秩朕欲崆山問道渭水求師亦何必堅務勞謙固求退讓無違朕命且啓乃心旣懇辭不獲方就職久之改祕書少監右庶子加史館修撰初述睿隱於嵩陽大歴中轉運使劉晏表薦之累授司勲員外郎以疾固辭至是乃就徵拜

建中三年閏正月以潞州處士田佐時為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佐時偉容儀涉獵經史好大言時務黜陟使裴伯言薦之故拜官宰相張鎰以為命徵稍輕請加恩禮復有詔褒美賜絹百疋粟百石仍令州縣長吏就家以禮徵聘竟不起觀察使李抱真又數薦之自拾遺拜諫議大夫亦不起

貞元二年七月以嵩山韋況為右拾遺況郇文貞公安石之孫中書舍人斌之子大歷中隱居於深山守志樂

道不屑於榮利至是徵之不起

四年四月以處士劉蒕為左賛善大夫致仕未歸之間且於國子監安置六月以先除著作郎陽城為右諫議大夫仍遣長安尉楊寧齎束帛詣夏縣所居致聘城以褐衣至具上表讓帝遣中官持章服衣之而後召見賜帛五十疋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徳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陜虢觀察數禮問城及泌為相乃舉之城拜官不辭

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爭死職天下咸畏憚之

十六年五月徵茅山山人崔芉名對於延英殿賜緋魚袋是年以處士竇羣為左拾遺羣扶風人少有節操蘇州刺史韋夏卿以丘園茂異薦之及夏卿為京兆尹復薦之故有是拜

憲宗元和元年九月以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徵不至渤隱嵩山之下讀書為文以自課鹽鐵使李巽諫議大夫

韋況更薦之渤不就徵朝廷有得失時附章疏以聞沓
著禦戎新録二十卷表獻之九年以為著作佐郎詔曰
特降新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起赴官

蕭祐少貧苦居山野奉養以孝徵拜左拾遺

穆宗長慶二年七月以前河南府叅軍李源為諫議大
夫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為義
甚明其風咸替言念於此慨然興懷而朝之公卿有上
言者稱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盪生靈吞噬河雒贈司

徒忠烈公憕處難居首正色就屠兩河間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至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貫於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禄不入於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鎮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兹四者大儆於時是用擢自衡門立於丹陛處以諫議巽聞讜言仍加印綬式示寵光可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差官就所居敦諭發遣初憕既為禄山所害源方八

歲為羣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民家方六七年逮雒陽平父之故吏有隱認者以金帛贖之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參軍源遂絶酒肉不娶婚姻不從童使常依雒陽之城北惠林寺即憕之别墅寓於一室次僧而食人亦未嘗見其所習至於齊榮辱混是非熙熙而無不合蓋自有得也先命穴其野以備終制時時往眠其間是月丁夘命中使齎手詔一封絹二百疋緋衣牙笏赴東都賜之九月源上陳情表一封且言讓所賜絹及緋

衣牙笏以衰耄竟不赴詔
敬宗長慶四年四月乙未以布衣姜倫為補闕試大理寺評事陸涔布衣李虞並為左拾遺布衣劉堅為右拾遺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庚辰徵前左拾遺鄭雲叟為右諫議大夫王筍山道士羅隱之賜號希夷先生雲叟始隱尚少累年之後西入華岳與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能詩及長嘯有大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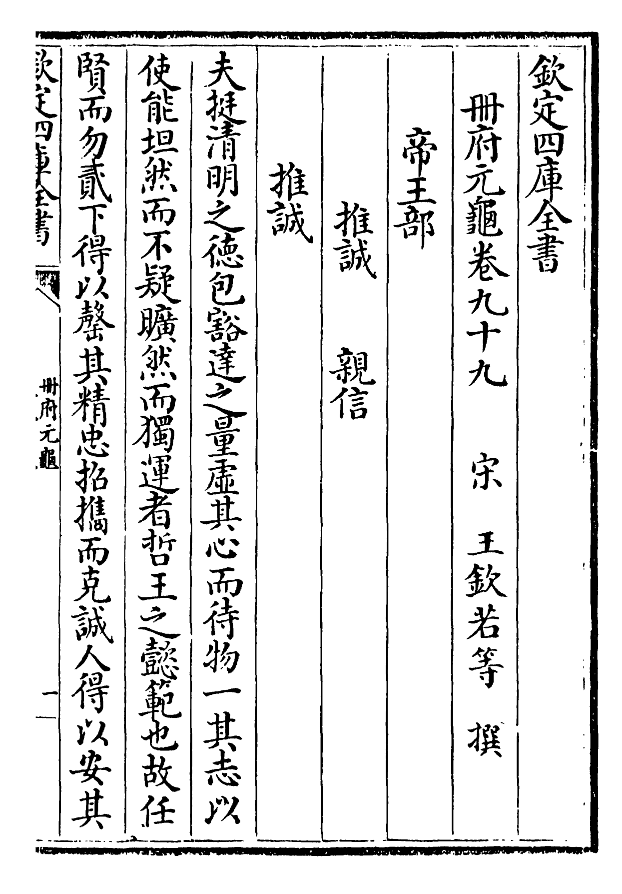
云可辟寒暑置竿所酒經時其味不壞日携酒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酒酣聯句鄭雲叟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隐之曰醉却隐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天真上聞其名故遣劉珣趙處玭等齎鶴書致禮徵召其後雲叟稱疾不起上表曰臣聞君子有應敵之方因時俯仰介士有不移之操與性逍遥康堯佐舜者洽道於君臣洗渭巢箕者寄形於天壤惟聖人之效業左庶物以由庚微臣學圃無成文場不調頃屬

兵交四海怨暴三塲梁室亂離走蘭成於荒谷江都淪覆迺庾衮於天山而又蔡順少孤虞丘三失倉野之女遠國飃零王祥之男一時彫落喪家室而有鰥在下悲身世而無處求生因投迹玄元委心虛靜長揖當途之客羣居在野之人幽蘭以備於重襟灌木用成於虛室或臨窓嘯傲或植杖耕耘樂在其中老而將至西山採藥已有詠歌北闕彈冠曾無夢想安期綸綍下及煙蘿日月方耀於太清世胄適躋於高祖任賢勿貳莅事惟

能衡門不羈之才繇来有愧詔局殊常之命未敢以聞夫功大者其任尊職充者其責重任必安於所據責不致於非才方今内服百工外拜五長百爾黎獻一存至公載惟清朝奚急百士誠繇陛下天綱地絡容無所遺夏雨春風恩無不及青陽振其沉顇旭旦起乎幽棲將令匹徵罔不率俾固宜勇别環堵言隨輯切言勇車拜丹地之明廷奉竈𥦗之清職東望心踊其如病何賦分隐淪滅思閒見九徵而往雖有語於莊周三名不行獨無

求於殷浩仰祈皇鑒俯宥愚衷上覽表嘉之賜近臣傳
觀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以華山隱者陳摶有道術徵之
赴闕月餘放還舊隱

冊府元龜卷九十八



冊府元龜卷九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推誠　親信

推誠

夫挺清明之德包豁達之量虛其心而待物一其志以使能坦然而不疑曠然而獨運者哲王之懿範也故任賢而勿貳下得以磬其精忠招攜而克誠人得以安其

反側蓋敦懿之至通於神明感激之深淪於骨髓用能康多難而成大業揉非類而革野心丕冒羣倫納於軌物中孚所浹其利博哉自漢祖以大度知人善御雄傑光武之後託於五代宅民上者固有擅高世之識立非常之功莫不正慮而開邪善任而靡惑以得士之死力而為世之美談者焉

漢高祖初封漢王還定三秦時陳平自楚降漢漢王與語而大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

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讙囂而議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後漢光武初為蕭王與銅馬餘衆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繇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

光武親征赤眉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

建武四年冬隗囂使馬援上書雒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帝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

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髙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既平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庭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

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
功每輙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
明久而益遠乃知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
始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
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
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
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
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

何疑而有懼意後隗囂死其將王元宗周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時賜馮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鋭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魏太祖初為曹公平呂布泰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狶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後攻袁譚於冀州時李孚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及譚戰死孚還城城中

雖必降尚擾亂未寧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彊弱相凌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李孚為良足用也

文帝時蜀孟達與劉封忿爭不和達率所領降魏帝善

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以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帝時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帝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

晉文帝初為魏晉公以相國總百揆荀勗為從事中郎

時鍾會謀反於蜀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元帝稱尊號後劉隗用事王敦之反也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王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手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導之字也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也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

後魏孝文時李冲爲僕射仍領少傅及太子恂廢冲罷少傅後宣武爲太子帝讌於清徽堂帝曰皇儲所以纂立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說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讌以暢忻情帝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忻今良用深嘆冲對曰東輝承儲蒼生咸幸但臣忝前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茲遇寬舍得預此讌慶慰交深帝曰朕尚弗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

宣武時東昏母弟蕭寶寅梁武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寅寶寅乃歸誠宣武伏詣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冑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宣武以寶寅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痛哭至晨備禮

策授賜車馬什物及虎賁五人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强弩將軍並為軍主

後周太祖能駕馭英豪一見之間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河橋之役率以擊戰皆得其死力

史寧仕魏為涼甘瓜等三州諸軍事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為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

終無損功名也

庾季才梁元帝時領太史江陵陷太祖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常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奴婢牛羊什物等因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絶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

隋高祖初為周相即委高熲以心膂開皇九年晉王大舉伐陳以熲為元帥長史軍還以功授上柱國帝因勞

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是後右衛將軍龎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帝怒之皆被疎黜因謂熲曰孤度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煬帝即位以長孫晟為左領軍漢王諒作逆勑以本官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畧之晟辭曰有男行本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擾

擾儻生變動賊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赴相州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遣光禄卿李密往灉雒收其餘衆帝謂密曰公卿皆有疑於公唯朕於公赤心相委勉立功名

李靖為馬邑郡丞屬高祖起義靖上變高祖惡之後破開州蠻賊高祖甚悦手詔勑靖曰既往不咎何憂何懼

今日已去心中疑更不須憶舊事吾久忘之矣

太宗自髫齓多大志大業末左親衛竇軌弟琮犯法亡

命奔太原依於高祖與帝有宿憾每自疑帝方搜羅英

傑降禮納之出入卧内其意乃安

封同人爲韓州刺史太宗即位引諸衛驍兵統將等習

射於顯德殿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

御所者絞刑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里𤟹之人

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不意

非所以為社稷計也同人嬌乗驛馬入朝切諫帝皆不納謂之曰我以天下為家率土之内盡為臣子所恨不能將我心徧置天下豈當有相疑之道也自是後人人自厲一二年間兵士盡便弓馬皆為鋭卒

尉遲敬德仕劉武周為大將太宗為秦王時來降授秦府統軍從太宗擊王世充於東都既而武周降將尋相蘇筠等皆叛諸將疑敬德亦當必走乃禁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等咸言敬德初歸國家忠志未附此人

勇健非常縶之又久既被猜貳很怨必生留之恐貽後悔請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於公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後乃命釋之引入行宫賜以金寶而謂之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良善公宜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因從獵於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恃其驍悍領騎直入以趨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横刺單雄信中之賊徒稍却敬德翼異太宗

以出圍因率騎兵與王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偽將陳智略等獲排矟兵六千人太宗憩於古丘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走天誘吾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各一篋此後恩眄日隆

劉師立初為王世充騎將武德中雒陽既平師立罪當誅太宗惜其勇力保護得免引為左親衛特蒙委接任以心膂

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太宗親録囚徒多所原宥見死

罪者憫之放歸於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勑天下死囚皆

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囚三百九十九人

皆釋禁自至朝堂不勞督領一無逃者太宗感其奉法

竟盡赦之

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出青丘道伐高麗萬徹在軍仗

氣凌物人或奏之及還謁見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

諸將不協朕録功棄過不罪卿也因取書焚之

侯君集既與太子承乾謀逆時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為

潞州刺史君集激怒亮曰何為見排也亮曰是公所排更欲誰冤君集曰我平一國而來逢屋許大瞋何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奏之太宗曰君集怨望則有之何至於反我意在兩全公慎勿言太宗待君集如初

穆宗長慶元年劉總為幽州節度頻獻表章請分割當管土地及進征馬以明忠懇朝廷自宰臣公卿以下皆疑其詐帝獨推納之總思有以寛濟乃舉張弘靖自代

文宗太和元年五月詔曰元首股肱君象臣類義深同體理在坦懷夫任則不疑疑則不任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實人心腹庶使諸侯方岳鼓洽道化夷貊飛走暢泳性分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紫宸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後唐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平鄴城斬張彦及同惡者七人軍中股慄帝親加撫慰而退翌日帝輕裘緩策而進

令張彦部下軍士披甲持兵環馬而從因命為帳前銀槍衆心大服

同光元年帝入雒宴於崇元殿明宗及偽庭大將軍預焉帝酒酣顧明宗曰今辰宴客皆吾前日之勍敵也一旦與吾同筵蓋卿前鋒之功也偽將霍彦威戴思遠伏堦叩頭帝曰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酒器盡歡而罷帝之營德勝也彦威思遠皆為軍帥屯楊村寨日與帝挑戰交兵故有是言

張全義為雒京留守莊宗平定汴州全義辭歸奏曰請大駕便幸雒陽臣已備郊天法物儀仗請謁廟之後便行大禮同光二年二月郊天禮畢加太尉中書令河陽三城節度使仍賜保忠歸正安國功臣進封齊王河南尹如故初全義自雒朝覲汴州泥首待罪帝撫勞釋之以其老羸令人掖之升殿陳敘帝謂曰卿兒姪無恙尚在河南吾誅滅偽庭正為卿家爾慰勞甚歡

華温琪為耀州觀察使留後莊宗入雒温琪入覲賞賚

歲守平陽之功且無貳於梁所賜甚厚詔改耀州威勝
軍為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尚義功臣
周知裕少事劉仁恭歸款於梁為歸化軍指揮使同光
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觧甲於封丘明宗時為總
管受降於郊外見知裕甚喜遂相謂曰周歸化今為吾
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憐甚異而諸
校心妬之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裕適而獲免
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為房州刺史

劉玘初仕梁為晉州觀察使留後莊宗復收汴州玘來朝玘在平陽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鬭境上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爾控吾晉陽之南鄙歳時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晏歟玘頓首謝之郊天後令歸鎮正授旌節尋有詔授封安遠軍

晉高祖天福四年春正月詔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賜宴便殿以延光常為偽主帥師拒我義旌識量幽狹不體大觀乃至鄴城叛命及降雖著以信誓委之方任而

又表乞致仕常內疚其心狐疑怏怏故休假之內賜其款密謂之曰無忿疾以傷厥神無憂恩以勞厥衷朕將忱裕四方豈有食言於汝也延光俯伏拜謝其心遂安漢隱帝賜前貽義軍節度使張從恩衣一襲金帶鞍馬綵帛等物時有投無名文字誣告從恩者故特有是賜以安其心

親信

虞書有臣鄰之言周雅有疏附之義蓋謂乎親之以道

信之以德故其應也若心手之相視其順也若臂指之
相隨出處不疑語默無間簡在上意克濟時用者矣若
夫肇自里閈即敦情好雅同黌序備識器幹幽贊艱難
之際協奉亨嘉之會其有傾資謀勇數從征伐深藴忠
慎常列左右謹肅無過質直有守内則規正其事外則
將順其美俾之入侍帷幄出陪輦蹕大得以諮詢國事
小得以參備宿衛寵待侔於宰執愛厚等於公族至有
周旋禁闥多歷年所躬調御膳專司侍醫祇奉清問遏

蒙賞賚雖同職而莫望何外庭之能比哉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又同日生及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過綰者

武帝時石建為郎中令奏事於帝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有可言謂有事當奏陳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廷見謂當朝而見時帝以是親而禮之

霍光武帝時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宮中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甚見親信

金日磾為侍中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帝

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

怨曰陛下得一亡胡而反重貴之帝聞之愈厚焉

昭帝時右衛將軍光祿勳張安世與大將軍霍光同輔

政帝甚尊憚大將軍然而内親安世心密於光焉

宣帝時太僕杜延年久典朝政帝任信之出即奉駕入

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

夏侯勝宣帝時為諫議大夫給事中為人質樸平正簡易無威儀見見謂見於天子時謂帝為君誤稱字於前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宣帝以是親信之

後漢光武時丁恭拜侍中祭酒散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左右每事諮訪焉

和帝永元中賈逵為侍中領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

靈帝時蓋勳爲京兆尹勳雖在外每軍國大事帝常手
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之右
魏太祖初起史渙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
將益見親信轉中領軍
韓浩爲護軍從帝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知畧足以綏
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帝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
與太祖俱還其見親任如此
晉元帝時劉隗爲丹陽尹尚書令刁協並爲帝所寵欲

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預聞之

孝武帝時殷仲堪為太子中庶子甚見親愛領黄門郎寵任轉隆帝以㑹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垣仍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震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

王雅仕孝武歷右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豫焉

後魏道武初在賀蘭部時長孫肥常侍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長孫道生忠厚謙謹帝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

奚侬代人重厚有智謀帝寵遇之稱曰仲尼使敷奏政

事參與計謀

崔玄伯道武時為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嶽奚斤等同

班而信寵過之

李栗少有才能兼有將畧初隨道武幸賀蘭部在元從

二十一人中道武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腹心爪牙多

任親近惟栗介遠寄兼戚舊當世榮之

明帝即位以内侍獵郎叔孫俊與元磨渾等拾遺左右

俊性平正柔和未嘗有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者皆飽之而退事密者倍至蒸仍蒸猶孜孜仍猶殷勤是以上下嘉歎

太武為太子時盧魯元初以忠謹給事東宫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渥而魯元益加謹肅帝益親信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憚焉後以征平凉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録尚書事帝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卧内

李孝伯太武時爲光禄大夫掌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

伊馥爲殿中尚書常典宿衛帝親任之

毛修之爲前將軍光禄大夫修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進太官尚書賜爵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許彦爲散騎常侍與人言不及内事太武以是益親待之

羅結爲侍中外都太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
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宫出入卧内因
除長秋卿
文帝時韓秀爲光武將軍帝稱其聰敏清辯才任喉舌
遂命出納王言並掌機密行幸游獵隨侍左右
獻文天安初李安世爲中散以温敏敬慎帝親愛之累
遷主客令
陸定國自襁抱與帝同處及踐祚爲殿中尚書前後大

駕征巡每擢為行臺録都曹事
乞伏軀𤊓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
以忠謹慎密常侍左右
孝文時李波為户部尚書帝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
之間情義莫二
楊椿性寛謹孝文時為侍御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
心專司醫藥遷内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
王翔少以聰敏循良詔充内使自太和初與李冲等奏

決庶事迄乎十六年賜賞前後累千萬
宣武時甄琛為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
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廁帷幄
趙修本初給事東宫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帝踐祚乃
充近侍受遇日隆旬月之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
親幸其宅咸陽王禧家貲多賜高肇及修
孝莊帝建義初在河陽楊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
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晝夜陪侍

數日之内常寢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惟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

後周太子既平侯莫陳崇見高平郡守李遠與語悦之令居麾下甚見親遇後為左僕射帝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

蔡祐為平東將軍從太祖拒齊獻武王於河橋是戰也我軍不利帝已還祐至弘農帝引見祐至字之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帝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

伊婁穆弱冠為太祖所親信以機辯見知授奉朝請常侍左右

李穆為并州總管少明敏有度量太祖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密未嘗懈怠太祖嘉之遂處以腹心之任出入卧内當時莫與為比

陸通為太祖帳内督頗見親禮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太祖心向重之

武帝與宇文孝伯同日生又與同學武成初拜宗師上

士遷小宗師常侍左右出入臥内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聞奏帝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為比及帝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為右宮正

隋高祖初總百揆劉昉以定策之功封黄國公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黄沛時人為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李德林爲内史令自帝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及帝幸同州以疾不從勑書追之後御筆註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帝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

崔彭開皇初爲驃騎將軍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帝甚嘉之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

煬帝令李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會幽州賊楊仲緒率

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絶景遂召募以備不虞虎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公闚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

斛斯政明悟有器幹大業中為尚書兵部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帝悦之漸見委信

裴矩為虎賁郎將大業十一年從帝北廵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

顧問

唐高祖武德初竇威爲内史令帝甚重之每引入卧内相見帝爲膝席朝廷疑議多取決於威

太宗爲秦王時劉師立爲左親衛㑹建成元吉等潛謀禍亂帝與謀自安之道或至登閤去人通宵達旦師立每進忠規多蒙嘉納及建成死超拜右衛率

張亮帝爲秦王時爲車騎將軍委以心膂㑹隱太子與帝構怨帝深懷危懼以雒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

保之乃遣亮之雒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隂引山東豪傑以候變及建成死除右衛將軍

周範爲秦王庫直車騎帝既踐祚累遷右屯衛將軍宿衛於玄武門以忠節見知故特蒙親委俄遷左衛將軍

李太亮爲左衛大將軍貞觀十七年爲東宫太子寮屬皆盛選重臣以太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宫名爲親信太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寢帝常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宵安卧其見信如

此帝每有巡幸多令居守
武士稜性恭順勤於稼穡從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
城縣公帝居苑中委以農圃之事
肅宗初李泌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至於四
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位非宰相實輔臣也初
泌以博涉經史善屬文玄宗時常獻書論當世務為執
政者不便乃潛遁自適天寶末祿山構難帝即位泌自
汝州冒難奔赴行在時帝興師靈武注意求賢一見固

辭不就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德宗建中末陸贄為翰林學士艱難中贄為內職行止輒隨從精潔小心未嘗有過誤帝特所親信待之不以嚴侍見從容言笑至或脫御衣以衣之或以姓第呼為陸九同職莫敢望之初帝自奉天適梁州山路危險往往與從官相失夜至驛求贄不得驚悲涕泣募於衆曰有能得贄者吾與千金久之贄乃至帝喜皇太子以下皆賀

齊映興元初爲給事中白晳長大言音高朗帝自興元還京師常令映侍或前馬至城邑鎮守輒令映宣詔令帝益親信之

王紹貞元中爲户部尚書判度支時帝臨御歳久機務不繇台司自竇參陸贄已後宰臣備位而已惟以紹謹密恩遇特異凡主重務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洩漏亦不矜衒

後唐武皇初鎮撫太原時牙將蓋寓最爲親信中外將

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隣信使結託先及武皇次入寓門既總軍中大柄其名震主梁祖亦使奸人離間暴揚於天下言蓋寓已代李克用聞者寒心武皇略無疑間每家事珍膳窮極海陸精於廚饌武皇非寓家所獻不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哭之甚慟

張敬詢武皇時專掌甲坊十五年以稱職聞復以女為皇子存霸妻益見親信

莊宗時張建為帳下小校及帝救上黨戰柏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於華縣及胡柳陂繼為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於面前莊宗寵之統御營黃甲軍常在左右畧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

明宗在藩邸時安重誨得給事左右年尚幼而勤恪頴悟出於時輩漸得帝意帝之鎮邢臺也俾職閽司隨從征討垂十餘年親信無間歷數鎮咸委心腹之任及鄴城之變也天下之心知所歸矣佐命之功獨居其右

安彦威善射少隸并州為騎士及長尤涉兵法莊宗與梁軍戰於河上彦威累從帝擒敵有功帝在藩邸用為腹心歷鄆汴常等州牙帳親校彦威性謹厚甚見委任

康義誠時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帝寵而倚之每乘輿出幸近甸多遣義誠次馬首而行閫以外事

翟光鄴年十歲為軍所俘帝以其頴悟俾侍左右既冠沉毅有謀莅事寡過帝踐祚特深委遇累更內職至皇城使檢校司空

末帝即位初以前興州刺史劉遂清為西京副留守其兄遂雍先為西京副留守帝自鳳翔始憂王思同藥彦稠合力固城至岐山聞遂雍不内思同甚喜遣人宣撫遂雍乃盡出庫藏於軍士前至者便賞給令過比軍前賞遍並不入城帝至奉迎仍括率都民刑掠嚴酷而軍獲濟帝見握手流涕自是相隨事無巨細必與遂雍謀而後行帝即位以遂雍為淄州刺史仍以遂清代其任

漢高祖時李彦從少習武藝出行伍間帝典禁軍以鄉

里之舊任為親信國初用為左飛龍使檢校司空

冊府元龜卷九十九

冊府元龜卷一百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聽納

古之為天下者何嘗不虛己訪言疇諮詢度擇令典而從人欲補闕政而成機務故帝堯有稽衆舍己之聽漢祖有納諫轉環之美用能極羣臣之謀慮任四海之志力塞未然之咎立非常之功使下情無壅而芻蕘不遺

大猷是經而金玉其度者也東方朔曰談有悖於耳拂於目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明王聖主孰能聽之蓋君人之用心當如氷鑑之不將不迎山澤之納汙藏垢然後忠邪立辯疏遠咸達擇其善者聞斯行諸書曰嘉言罔攸伏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之謂也

漢高祖初為漢王二年三月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戌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為音無為之為布告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也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袒謂脫衣之袖也而大哭哀臨三日

三年十二月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撓弱也楚權食其欲立

六國後以樹樹立也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哺口中所含食曰豎儒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也幾敗乃公事幾近也令趣銷印趣速也

五月欽若等曰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此月在後漢王出滎陽至成皐自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關項王必引兵南走走亦謂趣向也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輯謂和合也連燕齊郡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

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葉縣名古葉公之國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六月項羽圍漢王成臯漢王跳跳獨出意也得韓信軍八月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所畜軍糧芻藁之屬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黄十七城

四年十一月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於是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

五年冬十月漢追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固陵即固始也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其不至固宜理宜然也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齊王信之立

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因其自請爲假王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東以南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得復故地能出捐此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阬豎子耳（亟急也）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謝曰

諸將云何帝具告之平曰人有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與如也帝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帝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之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切為陛下危之帝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廵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楚澤名陛下弟出偽游雲夢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出其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

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于陳吾將南游雲夢帝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田肯賀帝曰陛下得韓信又致秦中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得形勢之便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二縣近海財用之所也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

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此東西秦也非親王子弟亡可使王齊者帝曰善賜金五百斤

馮唐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具以實言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之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曰何已已猶也唐曰

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將大父祖父也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帝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良善也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説廼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耳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懼之言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間處乎何不間隙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胡寇爲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

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橛為閫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將也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覆謂覆白之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彀張弩也百金之士十萬良士直百金也百金喻其貴重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林胡也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幾致於霸也後會趙王遷立趙幽王子其母倡也倡樂

家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私假錢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五伍相保之符信也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行伍之符要節度也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

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武帝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濕死者甚衆餒餓也離遭也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耗損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

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帝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縣

宣帝即位徵魏相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帝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山者去病之孫令言兄子誤也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

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通籍謂宮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問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寖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業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

馮奉世破莎車帝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遂竟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帝善望之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鮑宣為諫議大夫上書陳天變請復徵用何武師丹彭宣傅喜等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隷

後漢明帝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下吏檢括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居巢侯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閒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民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

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勑詔區種增

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

處亦通為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覈實其有增加

皆使與奪田者同罪帝悉從之

王望為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

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

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

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

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有乖聖朝愛育之義帝嘉意議而赦望罪

章帝建初元年地震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縁政而見今改元之

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内用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謨以次奉行兾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

和帝時故居巢侯劉般子愷當襲封爵先是建初中般卒愷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請絶愷國章帝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年永元中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章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

何有切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以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

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

安帝時連有災異詔百僚各上封事尚書陳忠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進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

順帝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等共譖梁商等帝不從逵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濫刑

不泛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切聞考中常侍張
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纎
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
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坐者
左雄為尚書令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至陽
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
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六十已上為郎舍人諸王
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

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强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文吏課牋奏付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後劉據為大司農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復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

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
李固陽嘉中公卿舉固對策詔特對當世之弊為政所
宜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
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後固為大司農先是周
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
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禄試尚書
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吴雄上疏以為八
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

下免八使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郡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盤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桓帝時度遼將軍陳龜上疏陳牧守不良或出入中官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除幷涼二州今年租帝覺悟乃更選幽州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

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應奉為司隸校尉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於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婪王又啟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鄭）漢立飛燕成帝繼嗣泯絶母后之重興廢所關宜思關鵙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

靈帝光和五年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害民者太尉許馘音郁司空張濟承望内官受取貨賂其宦官子弟賓客皆不敢問而虚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吏人詣闕陳訴司徒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類斯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也其言忠節切帝以讓馘濟繇是諸坐謡言徵者悉拜議郎

魏太祖征馬超等於關西時軍每度渭輒為超騎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曰今天寒可起

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帝從之乃作縑囊以運水夜度兵作城比明城立繇是帝軍盡得渡渭又征韓遂等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設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甚然之

明帝初踐祚羣臣或以宜饗會博士高唐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納之

楊阜為城門校尉常見帝著褟被縹綾半袌袖問帝曰

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見阜
晉景帝為魏相征淮南時吳將諸葛恪帥軍於孫權所
築東興堤左右結山夾築兩城使全端留守之恪引軍
而還諸葛誕言於帝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
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
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帝從之
魏嘉平五年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時姜維亦出圍狄道
帝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阻若之

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强者有似强而弱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鋭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其勢自走諸將自不輕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輕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帝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勑毌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

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

武帝泰始中散騎常侍傅玄上便宜五事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禦胡政事寛猛之宜申省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静以聞也

初王濬平吳為王渾所嫉所賞甚薄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陳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泌等並表訟濬之功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

軍

成帝時蔡謨代郗鑒為征北將軍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酧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乃上疏以為先以許鑒今不宜斷且覽所上者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

簡文帝初為撫軍執政王彪之為廷尉時當南郊帝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以為郊祀必赦至此時凶

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

後魏明元時崔浩爲祭酒晉軍在雒議欲以軍絶其後帝問浩浩對以爲不可帝大悦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故與卿同其甘也

文帝時源賀出爲冀州刺史上書乞寛刑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蕃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濟之理

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
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𢡟誠言利實廣矣羣臣咸曰
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
孝文為太子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
聘彭城劉長榮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
帝泛舟天淵池謂郭祚翟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
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晡時復出
夕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

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恂晝入内

鄭道昭為國子祭酒表請崇尚儒學孝文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不至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

高道悅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時孝文將縣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廻營搆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之帝詔

曰省所上表深嘉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德然後明所以不用有懸而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迴材都水鞮營嬉遊終爲棄物修繕非務舟楫無章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陵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帝遂從陸路

隋文帝時崔仲方爲虢州刺史上言論取陳之策帝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帝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

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

唐高祖武德初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為劉武周所攻棄軍還京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强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為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繇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

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
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
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録其心臣愚切以為過翌日高祖
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法不濫元吉自
惡結怨於人歆既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
太宗貞觀十六年七月丁酉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
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誰敢為非但
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帝曰

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第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即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緣此作其王府官僚宜限以四考

褚遂良為黄門侍郎貞觀中鴻臚寺奏高麗莫支離貢白金遂良進曰莫支離虐殺其主九夷不容陛下已云興兵將示弔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若受其貢何

所攻伐太宗納焉

張玄素爲景州都督録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及即位名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専庶務日斷十事而五條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日萬幾已多虧失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有司奉職誰敢犯之臣又觀隋末沸

騰被於寓縣所求天下不過十數人餘皆保邑全家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為亂者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侍御史

高宗時太尉長孫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帝無不優納之

玄宗先天二年詔賜特進李嶠為太子率更令時嶠子暢為虔州刺史嶠隨暢之任先是韋庶人臨朝嶠密表

請令相王諸子皆出京師帝於宫内獲其表以傳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説曰嶠雖不辯順逆然亦為當時之謀議非其主請不追討其罪帝從其言因有是命

姚崇為紫微令玄宗時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召宋璟蘇頲問其故璟等奏言今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陛下宜增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帝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隤壞恐神靈戒以東行不便耶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

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造此廟國家又

因縁舊制歲月茲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壞尚不免頹此

既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隳

四海為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熟轉運又有

勞費所以為人行幸非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

擬不可失信於天下舊廟既毀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

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

帝曰卿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疋所司奏七廟神主遷

於太極改造新廟車駕遂幸東都因命崇五日一參仍入閣供奉甚承恩遇

宋璟為侍中時太常卿修國史姜皎兄弟當朝用事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抑損之玄宗勑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並以優閒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宜放皎歸田園以恣娛樂又玄宗東巡璟復為留守帝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雒邑為別

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帛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戒終身

肅宗至德中李勉為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人詔並處斬因有仰天嘆者勉偶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入而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汙者半天下皆欲滌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帝遽令奔騎宥釋緜是歸化日至

李揆為中書舍人至德中宗室請加張皇后翼聖之號

肅宗名問之㨨對曰臣覩諸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翼聖今皇后之號正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比蹤景龍故事哉肅宗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㨨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㨨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

德宗建中四年末避難遷於奉天以城隘不可久議幸鳳翔且依張鎰户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竊聞移幸鳳翔未審虛實帝曰有之復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士皆朱泚舊兵今泚悖逆此中必有同惡相濟者臣尚慮張鎰不能久柰何擬幸鳳翔帝曰朕行計已決試為卿駐駕一日屬鳳翔後營將李楚琳殺張鎰自為節度使乃止

貞元十二年信州刺史姚驥舉員外司馬盧南史准例

配得有典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閒冗
無職事於典而納其直凡五年計贓六十千文又云私
買鉛燒黄丹詔令刑部員外郎裴澥監察御史鄭楚大
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往按之並召對於延英德宗
曰必須評審無令漏罪銜宽三人將退澥獨立奏曰臣
覽姚驥奏狀云南史取直典紙筆雖於公法有違在情
可恕德宗曰此事亦其應有但未知燒鉛事何如澥曰
燒鉛為黄丹格令不禁准天寶十三載勅鉛銅錫並不

許私家買賣蓋防私鑄錢亦不言不許燒黄丹然南史
違勅買鉛不得無罪三司使至江南今忽縁小事令往
非唯罷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
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録事叅軍告其非法朝廷唯
令大理評事往按近大歷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
運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贓犯三千萬貫時止
差監察御史苗丕往推今姚驥所奏事既無多臣若堪
任此行即請獨往恐不要三司盡行德宗曰卿言是也

可名楚相等來及至乃賜坐曰朕懵於理道處事未精

裴潾所奏深合事宜卿可宣付宰臣但行舉一人往按

問

十八年三月以前攝東都團練使齊總爲衢州刺史給

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時左補闕王武陵右補闕劉伯

芻復上疏言之繇是詔書留中不出明日雨不視事特

開延英門召許孟容對帝慰諭開納曰使百執事皆如

卿朕何憂也

憲宗元和五年九月復以吐突承璀為左衛上將軍依前知内侍省事充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徳使承璀甞建謀征討無功而還於是諫官上疏懇論帝從之閒一日降為軍器等使

六年十一月宰臣李吉甫奏永昌公主所立祠堂不如置墓户以充守奉翊日帝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事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縁未知故實是以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㨿然朕不欲破三二十户百姓當揀官

户謹信者委之吉甫等拜賀帝曰卿此豈是難事有闕朕身不便於時者茍聞之則改此豈足多邪卿但切思規正無謂朕不能行也

乾隆御覽之寶

册府元龜卷一百